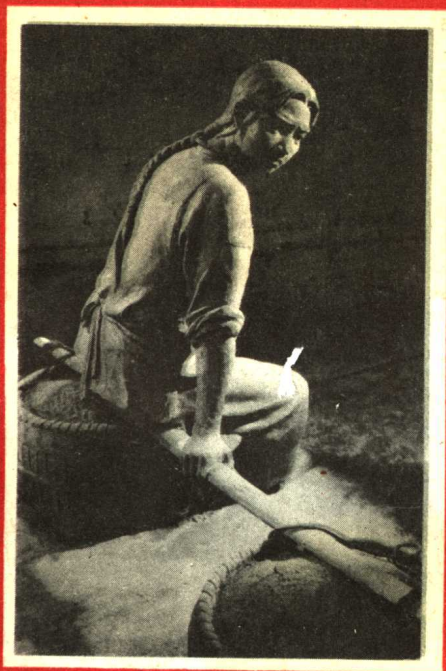




院租收仇深海血

四川人民出版社

血海深仇收租院

四川大学中文系 编
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

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25印张 63,000字

1974年2月第1版 197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72,000

书号3168·66 定价0.22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前 言

一九七三年初春，四川大学中文系全体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师，遵照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在校、系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去到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批林整风为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践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

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是解放前官僚、军阀、地主、恶霸四位一体的土皇帝刘文彩的庄园现场。对刘文彩的这座魔鬼宫殿，人们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它的由来：

雕梁画栋，广庭深院，处处皆由白骨堆砌；

金银珠宝，豪华陈设，件件都是鲜血凝成。

今天，这座展览馆和馆中的革命现代泥塑《收租院》，成了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课堂。在旧社会，这座庄园曾经吞没了多少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身受刘文彩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以刘文彩为代表的万恶的地主阶级，又进

行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反抗斗争！但大邑贫下中农的这种苦难史和斗争史却至今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在我们同贫下中农相处的整个过程中，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所经受的苦难，他们顽强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以及解放后，他们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大干苦干的革命气概，都深深地感染着、教育着我们。毛主席教导说：“用讲村史、家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我们决心把这些革命家史写出来，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本书中的七篇家史就是从这次调查的家史中编选出来的；就其内容而言，可以看作是对《收租院》泥塑群像的文字补充和说明，较典型地反映了川西一带、特别是大邑地区贫苦农民在解放前遭受到的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用铁的事实生动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发家史，痛斥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剥削有功”、“劳动发家”、“今不如昔”、“与人为善”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反动谬论，戳穿了他们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革命家史是一种有力的武器。林彪这个“巧伪人”，在他的反革命生涯中，始终卖力地鼓吹“孔孟之道”。无恶不作的刘文彩，在他

残酷迫害劳动人民的罪恶活动中，也是手不离佛珠，口不离善行，把他吃人的魔窟打扮成“履中蹈和”的“德门仁里”。而大邑贫下中农在家史中的愤怒控诉，却无可辩驳地揭露了这一伙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虚伪面孔和他们“克己复礼”的险恶用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努力提高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这次家史的写作和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教育革命实践活动，得到了大邑县委、安仁公社党委和当地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和多方指导，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短，限于水平，这几篇家史一定有不少不足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四川大学中文系

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1)

穷人的硬骨头 (23)

满腔怒火话当年 (42)

小长工 (65)

不老松 (78)

多少血泪多少恨 (96)

血泪的控诉 (112)

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冷月英

七岁逼进虎狼窝

说起我一家在旧社会的苦，硬是苦胆煮黄连，苦事说不完！我的老家在彭山县的谢家沟，祖祖辈辈穷得打老鸹的土巴也没得一块，全家人住着一间四面透风的破草房。我七岁那年，奶奶病在床上动不得，两个弟妹又患软骨病；妈没法子，到爹当长工的地主家要工钱，哪晓得狗地主用顶门杠把妈打了一顿。爹一气之下，砸了地主的水缸，狗腿子涌上来把爹关了起来。妈被打伤了，不能上山打柴，弟妹们饿得哇哇直叫。这时，有人劝妈：“吴嫂子，你家娃娃都快饿死了，卖一个也救一下全家嘛！”妈听了，只是摇摇头，娃娃是妈的命根子，是死是活也要拉扯在一起啊！

这时，奶奶又病得不行了，又有人劝妈：“吴嫂子，这年头，卖儿卖女才你一个？卖出去还能留条命根子，

饿死了连骨头都看不到哟。”妈实在无路走了，心一横，把我卖给了一家姓徐的地主，从此落入了虎口。

晚上，徐家老小都睡了。我这里走走，那里摸摸，也没找着睡觉的地方。最后摸到了灶房，就倒在灶脚前的长凳上睡了。刚闭眼，只觉得耳朵象割了一样火辣辣地痛。我揉了揉眼睛，看见管家板着面孔站在面前，凶狠地吼着：“天亮了，扫地！”一会儿，地主婆起床了，我把洗脸水给她端到屋里，她哼也不哼一声。我又气又累，一下把盆子放在地上。地主婆说我使气，骂我糟踏了她的东西，抓起洗脸盆就往我头上砸，砸了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

我痛得双脚直跳，跑到后门去哭。徐家“大丫头”凤姐听见哭声赶来，一看我被打成这样，也忍不住掉下泪来。她给我包好伤口，又悄悄地到厨房取了个馍给我：“吃吧，妹妹。往后多长个心眼。”我到徐家第一次见到关心自己的人，好象见到了亲人，手拿着馍吃不下，两眼感激地望着她。

就这样，我在徐家苦熬苦煎，忙得整天屁股不沾板凳，身上还是新伤重着旧伤。将近三年的丫头生活，我身上没有留下一块好肉。徐家老小都不把我当人看，每次挨了打，只有凤姐和奶妈张大娘体贴我，安慰我，给我摆摆心里话，陪着我抹两把眼泪。

一天晚上，凤姐跟我说：“妹，你去歇会，我忙不赢再叫你。”我躺在灰堆里刚睡着，就被凤姐的惨叫声惊醒了。听见凤姐的哭声，我的心都紧了。凤姐又挨打了。我觉得自己身上的伤也在钻心地痛，好象地主婆正把我的头往马桶里按，正拿着烧得通红的烟针往我脸上戳哩。我恨死了徐家的老老少少！我暗自下着决心：一定要逃出这吃人的虎狼窝！

第二天，凤姐不见了。

第三天，仍然没有见到凤姐。

我按不住内心的疑虑，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我要找到凤姐，共同逃出徐家。

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张大娘。张大娘摸着我的头说：“女儿，你逃吧！这里不是人活的地方，你走后我也要逃，你凤姐都被她们按在火盆里烧死了！”

我心头又气又恨，这真是一伙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凤姐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一定要逃出去。张大娘把自己积存下来的几个铜元和十几个小钱给了我，又把自己常用的一把剪刀送给了我。她把我带到后门，指着往南去的道路说：“去吧，女儿，那边就是蒲江。”

“大娘！”我抓住张大娘的手说不出话来。两年多

来，张大娘和凤姐顾着我，护着我。我们在苦难的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现下凤姐死了，我又要离开张大娘，还能看见她吗？

“快走吧，天要亮了。”张大娘催促着。

我哽咽着走了。走了老远，还看见张大娘那瘦瘦的身影站在茫茫的夜雾里。

小乞丐的仇恨

我从徐家逃出来，躲在蒲江的山上已经两天了。那时候，川西坝子恶霸当道，土匪流氓横行，青年男子白天都不敢独自在外行走，年轻女子就更不敢出头露面了。前思后虑，左右不是办法，肚子又饿，怎么办啊？

“难道才逃出虎口就这样饿死吗？不行！”我摸着临逃时张大娘送给我的剪刀，心里突然亮了。我抓着头发，“咔嚓”一下剪了，甩了甩头，往山下走去。可是，路在哪？往哪走啊？！

那时候，川西坝子的叫化子成群结队。他们大都是缴不起租被夺了佃的贫苦农民，其中有孤儿寡母的，有脚瘸眼瞎的，也有象我这样女扮男装的。我人小，要饭也不知道怎么要。别人去过的地方，要不着；别人没去过的地方，又不敢去。有时饿得心慌，只好捡些黄菜

叶、菜疙瘩啃。到了晚上，又怕歹人。找个田头、地边一躺，还得半睁着眼睛，听到脚步声来了，赶快爬起来躲开。冬天，更是交命的关口。逃出来时穿的一套衣服，早已成了烂襟襟，西北风尽往里钻，冷得我象柴疙瘩缩成一团。这都是狗地主害的呀！我每受一分苦，心中就添一分仇！我要饭要了三年，就是饿得头昏腿软，我也没挨过象徐财主家那样的门槛；我知道，那里面，不是有咬人的恶狗，就是有象恶狗一样的财主。路过这样的大门，我总要狠狠地瞪它两眼，对它吐口口水。

有一天，我在邛崃街上讨饭，听人说父亲从地主家逃出来了，在新津帮人。可是，新津在哪儿？我一路要饭，一路打听。我想，就是天边边、地角角，也要找到自己的亲爹爹。

“穷人总有翻梢的那一天！”

我要着饭到了新津。那天，我见几个长工正在吃饭，就走了过去。一个长工把碗里的饭倒给了我。我抬头一看，不觉一怔：“哎呀，他多象我爹！”倒饭的长工也楞了一下，没有开腔就走了。我观察了那长工好几天，举止、言谈、口音、相貌，没有一处不象我爹，又听别

人叫他老吴，心里更踏实了。

一天，老吴碾米去了，我跟着到了碾房。我一见碾房里没别的人，就去抓米吃。老吴一见，抓着扫帚追出了碾房，一看周围没人，问了句：“叫化女，你姓啥？”我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姓吴，爹，我是你的冬冬呀！”

他一听果然是自己的女儿，丢下扫帚，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说：“苦命的女啊，这几年把爹想得好苦！”父女俩痛哭了一阵，爹突然抬起我的脸，给我擦干眼泪，颤巍巍地说：“叫化女呀，你还是走吧！”

我吃了一惊，多年不见的爹见到了，为啥又叫我走？我呆呆地盯着他，咬着嘴唇慢慢地走开。

过了几天，爹偷偷地离开地主家，在新津街头找到了我。他把我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对我说：“冬冬，不是爹不认你，这里的财主和徐家是通气的啊，认了你就等于害了你。你到大邑去安家吧，那里一个姓冷的是我的穷朋友。”他顿了顿，出了口粗气说：“我肯信，这些吃人的财主能横行一辈子！你记着：穷人总有翻梢的那一天！”他嘱咐了我一些话，把我领到一个姓罗的老婆婆家，托罗婆婆把我带到冷家。从此，我就在大邑县安仁镇附近的上安乡安下了第二个家。

那时，我刚满十三岁。

“我要看他刘家背时倒灶”

冷家的日子也象河里的鹅卵石——穷得溜光。家里没有地。我捡柴割草卖，我的丈夫冷春庭和他的父亲、弟弟成年累月在新津、邛崃帮人吆鸭子；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糠糠菜菜的，也只能糊个半饱。

过了几年，我有了娃娃，单靠割草卖柴、吆鸭子，已经不能糊口了。一家人商量一阵，租种了刘文彩的二亩七分田和刘文彩侄儿刘元琮的一亩八分田。那晓得种下刘文彩一家的田，也就种下了我家家破人亡的祸根。

提到刘文彩，川西一带农民哪个不恨得牙痒！这个官僚、军阀、地主、恶霸四位一体的土皇帝，早先是个地痞流氓，家里只有三十多亩土地。一九二一年以后，四川军阀混战，刘氏家族登上了军政舞台。刘文彩也就在这个时候倚仗家族势力，一跃而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他一手拿枪，一手抢钱，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网罗土匪恶霸，屠杀革命人民，镇压革命运动。一九三二年，刘文彩的靠山兵败，他被迫逃离宜宾时，还以筹军饷为名血洗宜宾，抢走了八百八十万个银元和无数贵重物品。回到安仁老巢后，刘

文彩明抢暗夺，霸占了一万二千五百多亩土地，并掌握了一万多条枪的反动武装，成为反动的哥老会“公益协进社”的总舵把子。我们穷苦农民吃尽了他们的苦头，受尽了他们的冤气。刘文彩一家是千千万万个冷家誓不两立的死对头，不共戴天的大仇人！

种上刘家的地，我们一家起五更睡半夜，劳累一年还是交完租子就一颗谷子都不剩了。

那年，我们交完刘文彩的租子，再给刘元琮交租子。看着刘元琮的狗腿子大斗大斗地把谷子拐走，坛坛罐罐都抖空了。管家晏子辉把算盘一拨吼道：“冷大脚，还差四升！”我一听心里着了慌，对晏子辉说：“实在没有了，你就让这点嘛。”“老子拿来喂狗，也不让你这些穷鬼！交不出来你就走不脱。”“没得谷子了，你再逼，牯牛也下不了儿。”“老子就要逼牯牛下儿，没得，给我吊起来就有了。”狗腿子们听晏子辉一说，拳打脚踢地把我吊了起来。

保长范银斋从外面过，听到这事，眼珠一转，就进来了。“晏管家，冷大脚差的谷子包在我身上，你把她放了，吃馆子算我的。”我当时想，黄鼠狼给鸡拜年不会有啥好心肠的：哪个不晓得范银斋一向是口头蜜蜜甜，心头锯锯镰！果然，当我从他家借了一斗五升米和八只鸭子抵了刘家的欠租后，他走来狡猾地笑笑说：“我

是看你吊得可怜发善心，你有啥子钱还我？算了嘛，我们乡里乡亲的，你帮我做年把活路就算喽。”我明知范银斋是在敲竹杠，又没得办法想，只好给他干了整整一年活路。

刘元琮倚仗刘文彩的势力，到处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几个佃户正在田里割谷桩，远远看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帮狗腿子跟着跑过来。走近一看，马后面拖着佃户李大爷，头和脸都在地上擦烂了，血滴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气愤，拦着马头喊起来：“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啊！”刘元琮翻身下马，两眼直转，要找闹事的人。我质问他：“你们把人都快拖死了，我们就不该说一句话呀！”他一听，就象乌龟遭牛踩了一样，脑壳缩了一下，干笑了两声说：“我今天要杀鸡给猴看！看你有好硬，给我带起走！”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把我拖到唐场刘元琮的公馆里，吊在梁上，用皮鞭蘸着水打。刘元琮坐在太师靠椅上问：“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汉有啥子勾结，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然后又在我的脚上吊了两块火砖，背上加了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直到第二天，我还在昏迷中。刘元琮以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庭来领尸。春庭把我放下来，我的脚手都肿亮了，过了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刘元琮一看，骂我装死吓他，抓起一块火砖就向我砸来。我的

